

吴师离开了我们，但我总难以相信。一切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40年前，也就在这个季节的一个下午，在原数学所大楼前，吴先生叫住了我：“听说你们要去西安做数学史调研，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可以想像我当时又惊又喜的心情。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学部委员，而我当时好像连助研都还不是，他要跟我们一起去调研，而且是数学史调研！当然我也怕旅途劳顿，先生年近花甲，跟着我们年轻人奔波行吗？便不无担心地问：“出差辛苦啊，师母同意吗？”吴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就这样，我们一起踏上了西行的数学史调研之旅。如果是现在，吴先生每到一地，应该会受到隆重的接待。那时不一样，文革刚结束不久，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一路上吴先生跟我们一起粗茶淡饭，睡双人间（在洛阳甚至还睡过通铺）。我们去登封坐的是大卡车，吴先生认认真真地考察那里的周公测影台和郭守敬观象台，跟少林寺的方丈讨论佛教的传播...，所到之处，总是兴致勃勃。除了考察，吴先生也在西安的大学做了几场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做了两次，分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几何和定理机器证明。正是这次难忘的旅途，使我有幸较早地了解到吴先生的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与他在数学机械化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之间的联系。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返京的火车上，先生给我讲解朱世杰“四元术”对他的启发，讲解现代代数几何的一些基础知识，我至今还保存着吴师在上面写下双有理函数等公式的笔记本。

跟吴师一起度过的这十余个日日夜夜，使我终身难忘。从那以后，我们的接触变得频繁，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吴师在数学史方面的见解。除了亲自做数学史研究，吴先生还鼎力支持国内数学史事业的发展。他参加几乎所有的数学史学术会议，支持数学史学位点的建立。数学史学者申请基金困难，先生除了通过天元基金等呼吁外，甚至用个人的经费帮助数学史学者。如李迪、白尚恕、沈康身等已故去的数学史教授，都跟我说过他们意外地收到汇款，一查是吴先生寄的。对于数学史学者的诉求，吴先生可以说有求必应。当然，先生对中国数学史事业最强有力的支持，是他那高屋建瓴的观点。在他的引领下，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数学史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可以说，没有吴先生，就没有中国数学史的今天。同样，世界数学史今天的现状，也是与吴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

刚才邦河谈了吴先生数学史研究的深远影响，我完全同意。的确，吴先生在数学史方面最有冲击力的观点是指出了数学发展中的两条主线，一条是希腊式的数学，一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古代与中世纪东方数学。对于现代数学的形成来说，两条主线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上世纪7、8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72年

出版的《古今数学思想》，这部百万字巨著中没有一个字介绍中国古代数学，作者在前言中声明：“我忽略了几种文化，例如中国的、日本的和玛雅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影响。”吴先生深知他是在向数学史的传统观点挑战。不过，在吴先生研究的影响下，近40年来这方面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和大量史料的发掘，为吴先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今天，当我们回顾吴先生在1970年代发表的数学史论点时，我们不能不为他的高瞻远瞩和勇气而点赞。当然，仍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就在庆祝吴先生90大寿的学术会议期间，国外一位有名的数学家在跟我聊天中质疑中国古代有没有十进位值记数制。我记得当时我跟前日本数学会的理事长小松先生一起向这位教授解释了足足有一小时。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受到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盛赞的数学发明，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是印度人的发明。在国内，我也遇到一些大学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勾股定理的特例勾三股四弦五，而不知道《周髀算经》中明确的陈述了一般形式的勾股定理。对于数学史上的不同看法吴先生是清楚的。他晚年提出了沿丝绸之路数学与天文知识的交流与传播的研究课题，我理解应该是他关于数学发展主流问题的观点的更深层次的阐发。为此吴先生从他的国家最高奖奖金中拨出巨款建立了“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并资助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学者从事有关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数学与天文交流的研究。

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的宗旨是澄清沿丝绸之路数学与天文交流的情况，进一步发掘古代数学与天文遗产，探明近代数学的源流。我认为丝路课题可以说是凝集了吴先生最主要的数学史思想和理念：他关于数学发展主流的观点；关于古为今用、自主创新的提倡等等。在2000年前后，吴先生提出这样的丝路课题，可见他非同一般的远见与卓识！

吴先生当时已年逾八旬，我还记得他亲自带着我到科研处办理拨款手续的情景。對於吳師的信任，將這樣重大的課題交給我來負責，我感到無比感激和光榮，同時也深感責任重大。在吴先生的支持与指导下，絲路课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是初步的，离吴先生要求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也使我感到遗憾和愧疚。现在先生已驾鹤西去，但他深邃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將永远鼓舞我们前进。就我个人而言，我將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铭记吴师对我的教导，继承吴师的遗志，为推动中国数学史研究，特别是为实现絲路课题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最后我想就以作为絲路课题初步成果的《絲綢之路数学名著译丛》丛书序言的标题来结束我的发言：“絲路精神，光耀千秋！”吴文俊先生的精神光耀千秋！（李文林）